

為往事勾微

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

「我喜歡亞洲。我喜歡雷鬼。我喜歡落語。我喜歡酒。我喜歡這座城市。我喜歡大自然。我喜歡森林。我喜歡陽光。我喜歡任何事物，無論什麼，都閃耀著光芒的那一刻。」

— 淺川敏，日本攝影師

中城剪影

多年前，臺中市中城再生文化協會(註1)曾邀請日本著名的攝影家—淺川敏(Asakawa Satoshi)先生來到臺中，外表很酷的他，本人卻非常親切害羞，他在臺中停留的那幾天，扛著重型的攝影器材，走遍了臺中舊市區的大街小巷，拍攝了數千張舊市區的照片，精彩照片中的20多張曾展示於臺中市役所(註2)。



日本攝影家—淺川敏

當時同期正有一場〈城中城歷史再造現場展〉，我趕在展期結束的最後一天進場參觀。那天正午下了一場三分鐘的怪雨，之後陽光普照，一對情侶在空氣清新且安靜的展場竊竊低語，絮絮迴響在無人的空間裡(除了我和我的影子)。

老空間 含一種時光的氣味，連帶放在這裡展示的文章與照片，筆調都老了；雖然照片是新的，而照片中的景物是陳年的。

我走進展間向右看，遇見淺川敏。

看著他穿梭臺中街頭，拍攝黑白照片定調為「臺中的」系列作品，我開始喜歡了淺川敏。

臺中的剪影，在他的鏡頭下發著光。在那個時刻，臺中老城的一區，很小很小的角落，我一個人竟然被初識的外國攝影師所打動，一種很輕微又很厚重的喜歡。

尼爾·蓋曼曾：

「身為作家或是說書人，你要試著去說只有你才能說的故事，去講你忍不住想講的故事；去講述那些就算沒有觀眾，你還是會說給自己聽的故事。就說出來吧。去述說那些不小心洩漏出真實的你的故事。」(註3)

我開始參與中城再生文化的活動，接下社區大學地方書寫講師的職務，與有興趣書寫自身或城市故事的民眾一起走讀臺中舊城。



讓過去成為此刻

於是近幾年沉浸在書寫我城臺中，尋找、漫溯家鄉舊城區的起點歷史與家族之間的關聯，爬梳其中的歷史脈絡，越深入城市與地方內裡的政治社會族群的複雜糾纏，深入搶救老建築的事件中，才明白我們丟失多少珍貴的史蹟與重要的記憶。

隨著訪談的田調踏查，看見臺中城的起始點的變老變舊，也因新興的區域和商圈興起，老城凋零人潮不再聚集，腐朽的建築中不時聽聞典故老宅亦慘遭拆除，其中不少蘊含人文足跡、仕紳精神、社會認同、文物典章的舊建築，失去文化指標的地方，失去歷史蘊含的街屋，就像一根在歷史灰燼中揚起的羽毛，然而，一根羽毛能承受多少歷史塵埃的重量？

在五權社區大學開的地方書寫課程，名為遇見臺中，其實是想藉由書寫地方的課程，讓更多人愛上臺中的羽毛與塵埃，了解臺中之所以名為臺中的緣由，課程最終的產出，是寫一封情書

給臺中。

寫情書，何其容易何其難，尤其是寫一封給過去的情書，要以愛之名，寫回憶之實。為了要讓情書的寫作更為具體，課程透過介紹社區 GIS 的數位平臺，讓同學們能夠把寫好的情書放置於網路上，讓更多人可以線上瀏覽，讓更多珍貴的庶民回憶得以流傳下去，是的，我這堂「遇見臺中」的課所寫的情書，對象是臺中，打開情書的是全世界。

我相信是可以這樣跟臺中談戀愛的。

把屬於臺中的精采過去以及更深入的庶民記憶，藉由筆端，將過去成為此刻，將此刻成為永恆。

於是，我也寫了一封情書。

勾微家族往事

某年大暑，臺中綠川。

五歲的夏天，母親牽著我的小手，汗涔涔的掌心緊緊勾著母親的手指，溽暑的澳熱，真是教人難忍，抬頭看著穿著旗袍的母親，雖然不時拿出小手絹擦著汗，仍維持一如往常的優雅，小小的心靈當下決定要追隨母親的優雅。

行過碧綠的河川，川邊的樹蔭靄靄，微風吹來一絲涼意，五歲的小孩瞬間喜歡了臺中綠川。

川邊一整排吊腳樓，我們來到一家店號薔薇的裁縫店，織錦如瀑的小店，滿山滿谷的旗袍布料，看得我眼花撩亂。

母親說這個裁縫師傅是親戚，要叫姨婆。

「姨婆！」我迺迺地小聲說。

姨婆臉上架著金邊老花眼鏡，她低頭看了一眼小小的我，滿是皺紋的手摸亂了我的髮辮，透過頭髮仍能感覺到她手指上一個個如石子的粗繭，我往後倒退只想淹沒在她店裡的旗袍堆裡面。

她職業性的拿起掛在她脖子上的布尺，在母親身上丈量，迅速地在手上的小紙片寫下母親的身型數字。當布尺在母親上身胸乳間臀腿間圍成一圈，我突然覺得一陣熱流轟地衝到臉上，納悶為什麼她們兩人不會覺得羞燥不好意思呢？聊賴的小女孩心裡想：「長大以後也要穿上這種身形畢露但非常美麗的衣服嗎？」心中滿是問號。

幾刻鐘過後，我們走出薔薇，母親已然換上新做好的旗袍，淡粉色底的玫瑰一朵朵開在母親身上，非常漂亮。但，姨婆是誰？

母親說：「她以前是我的奶媽。」

「什麼是奶媽？」我很好奇，為什麼大人的關係裡都是稱謂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我的腦子裡都是疑問。

「去探望一個姑婆。」姑婆？姨婆？奶媽？我們到底有幾個親戚？

母親回答的同時，我們的腿腳也不停歇地穿越過復興路，往大智路走去，我們停腳在一大棟看似無邊無盡的院落，大門的紅漆剝落斑駁，牆角雜草重生。

那天走過的地方和遇到的人以及母親說過的故事，也就是往後我帶著對臺中歷史有興趣的朋友，做舊城導覽走讀時所說的故事。

我在街區中走讀，我聽著麥克風裡自己發出

的聲音，聽起來有些陌生，但更陌生的，恐怕是這個被時代的潮流所改變的街廓了。再次行踏五歲時來過的復興路大智路口，舊時的那個大宅，已經變成現代化購物中心，我隨母親所探望的姑婆，也早已經過世，被棄換的歷史在時光中流淌著淚水，像是被遺忘許久的眼淚，一顆一顆變成沒有水分的結晶體，我站在這裡對著群眾說的故事，恍然是從母親的嘴裡說出的話語。

「荔枝園呢，在書上說以前這裡有荔枝園的。」一個戴眼鏡的男生問。

他有備而來的呀！

是的，朋友，從大智路這裡開始，我們往前走會途經大勇街、立德街，途中有你已經看不到的怡園（註4），怡園裡面就種有滿滿的荔枝樹，聞到了嗎？你會聞到香甜的妃子笑帶點桂花味，這南方佳果，就是唐明皇為博得紅顏一笑而不惜勞師動眾的原因；蘇東坡在被貶至嶺南受難而不以為苦，因為他說：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常做嶺南人。」

怡園的主人吳子瑜，以小魯為名走闖漢詩詩壇，荔枝對小魯而言是傳承是延續，他將對荔枝的鍾情化為詩句：

慮及風姨損綠包，幾番架竹繫枝梢。
相皮更怕天牛蛀，惜葉頻將鐵甲梢。
雨少園丁時汲水，地腴村女日除茅。
宋香陳紫千株綠，不用紅塵一騎跑。

我聽見自己透過麥克風的聲音越說越有力量了，因為我想讓歷史在我的聲音裡重生。

接著，導覽來到已然成為廢墟的天外天劇場

(註5)，屋頂鏽蝕的紅色桁架灑落下來的天光，顯示古早之前的蒼茫；長時間從加蓋的二樓地板破洞流瀉的雨痕，形成一小塊潮濕地，青苔置之死地而後生，四周的黑牆襯得青苔地的綠意很後現代主義，生氣卻荒蕪；從狹窄闖黑的放映室窗口看出去，蒙昧的情慾正發芽，天外天後期更名為國際戲院的年代，情色電影的妖嬈所招喚來的意念，是當年許多男人微諳青春的地方。

劇場正後方的一整排房舍，是合法性工作者的交易場所，並不屬於天外天劇場，但是正因為妣鄰而居，讓大多數的人將其與天外天劇場畫下等號，這一整個街區，被臺中人非議，冠上一個臭名聲。

坦然而誠實的劇場，在陽光下；用原始的身體交易獲取生存的人生，在陰影裡；錯落糾結，悲傷無依，但兩者又相濡以沫。

寂寞的天外天劇場，坐在這裡忍受口水戰的是是非非，然而約莫九十年以前，當你途經她的青春，正盛開怒放。

在推動保留的文資大戰奮鬥了很多年，當然最後它被夷為平地了，這些留不住的故事，都將隨建築的消失而消失！

當我帶領著明道中學的學生們做導覽，預告他們趕緊拍照留念喔說不定明天就看不到了，未想到一語成讖，那一次也是我再看到天外天劇場的最後一眼。

歷史消亡了嗎？不，它只是和時光一起老去罷了！

聽說天外天劇場的屋頂桁架被切割成一段一

段的，與其它的構件一起存放在文資材料保存中心，那裏是建築的遺忘之墓，埋藏在那裏屬於建築零碎的肝、膽、腸、胃、骨骼，將隨時光而腐朽，也許沒有人會記得，除了我們，以及風的影子。

文史工作者 Matt 印製天外天建築外觀的小卡，據說拿著卡片對著那片空地對比，天外天劇場就會矗立在眼前，完好如初。Matt 贈送卡片給我好久好久了，我還遲遲未敢帶著卡片去到復興路的那條巷子裡的那片空地，那裏的寂寞過於喧囂足以燎我心中的荒原。

豐子愷的詞曾這樣寫著：「樓上寢，殘月下簾旌，夢見秣陵惆悵事，桃花絮柳滿江城，雙髻坐吹笙。」滄桑的舊事猶如絮語閑風般在時光中飄散……。

你若喜歡遊園驚夢的大宅門傳說，下一回，我們將路線拉往太平(註6)，那裏也有好多好多故事可以勾微、可以細說……。

七年之鈴蘭

當陽光隱現氣溫轉涼，微風一吹來帶著樹葉的味道，我變裝，頭戴著閃亮的兔耳朵，光明正大地走在臺中市中區中山路馬路正中央，手中「中城再生文化協會」橫幅布條的邊線在風中飄揚著，隊伍行進隨著背景樂的戰鼓咚咚，有一種魔幻感。

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繁運隆先生帶隊封街遊行，我走在他身旁。在我們的隊伍正後方，是臺灣實境角色扮演聯盟，鈴蘭城盟主表情嚴

肅，上了濃妝的臉蛋下其實是張年輕帥臉；緊接在後方登場的角色來頭更大，她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，華麗的頭飾，誇張的貴妃漢服拖尾古裝，她們是貓X語醉古風的遊行團隊。



因為是封街活動，因為是變裝遊行，所以越奇怪越好玩，越任性越放肆，可以夢幻如青山四月天，也可以威武如武擊魂臺灣甲冑武士隊。

行進在人潮洶湧的路上，隨著兩旁的觀看遊行民眾的目光，協會理事長與工作人員以及志工們運籌帷幄的辛苦，都值得了。

這是第七屆的鈴蘭通散步納涼會活動。七年了，這個希望替臺中舊城區注入人潮希冀重現歷史記憶，以鈴蘭街燈為文化標誌，在街區的脈絡中尋找老屋新貌的密碼，當陳年的記事一開封，鈴蘭燈就一盞一盞亮起。

鈴蘭通散步納涼會，是中城再生文化協會所舉辦的街區再造活動。這股新生運動的源頭，是中城的發起人蘇睿弼教授。他在2012年接下臺中市政府針對中區再造的委託案，之後逐漸整建成為中城的基地，準備以實際行動釀復興的風潮。

蘇教授希望在臺中舊城區打造低層高密度的住商混合空間，讓有機的鄰里關係孕育出豐厚的生活滋味，讓更多人認識這裡，並且願意走回這塊街區。

一座偉大而有趣的城市，往往不只是華麗堂皇的空間與建築，而是穿繞在這些空間之中的記憶與傳說。

臺中的舊城，歷史悠久。曾是臺中最繁華的區域，隨著臺中城的向西移動，人們逐漸離開這裡，因此變得沒落。

「城市不是屬於公部門，也不完全屬於私人，它應該建構在大家具備公共意識，並慢慢提

升在地價值的前提上。」蘇睿弼教授說。

而凝聚社區共識，做一場街區節慶活動是不錯的方式。一年一次的「鈴蘭通散步納涼會」活動就這樣風風火火地舉辦了。

「鈴蘭通散步納涼會」主要場域為中山路（也稱「鈴蘭通」）及其周邊巷弄。名為「鈴蘭通」源自日治時期當時中山路裝設有鈴蘭花造型的路燈，因此被稱為「鈴蘭通」。

試想，在秋涼時節的鈴蘭街區中散步、悠閒、體驗舊時街頭熱鬧的氛圍，是不是很歡暢？

不知不覺我也參與其中七年了。

今年有朋友加入攤商行列，在遊行結束，我也脫下兔耳朵，尋找朋友的攤位。

妳在哪裡？

在繼光街7-11的旁邊。

喔，我看到妳了。我在人擠人的街道中被推著走。

街邊的啤酒攤旁大腸包小腸攤位的中間，朋友的自動販賣機矗立在那裡。

人潮來人潮去，朋友的先生坐在一旁，聊起活動來由。

這我專業，參加鈴蘭通活動七年都能從醫學院畢業了。

這是中城再生文化協會所主辦的活動，透過跟市政府申請路權封街，邀請民眾來遊街。我說。

舉辦如此大的活動意義為何？朋友的先生問。

我便再闡述一次中城辦活動的初衷與文化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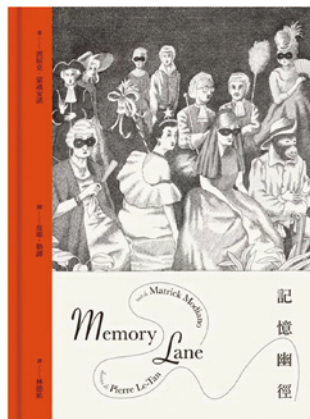
義，這是一個在舊城裡創造臺中市民集體記憶的活動。

喔，所以透過食衣住行育樂來彰顯舊城文化，朋友的先生最後總結。

嗯，他說了一句我認為很重要的註腳。

風從攤位側切過，帶來大腸包小腸的味道撲鼻香，生活的文化在舊城，散步在舊城，這裡是百年前的臺中七期，過去的現在，過去成為此刻，這是屬於魔幻的寫實，我在與武則天和甲冑武士同一張照片裡。

蒙迪安諾在「記憶幽徑」書裡寫道：「輝煌的時代已過，如今店面出現裂痕，像是大運河時代人去樓空的景象」。(註7)



城市輝煌的痕跡已不復存在，如今我們努力想尋回往日風情，除了是城市再造，也是記憶再造。

秋風送涼，悠悠的爵士樂在啤酒攤前奏起藍調，不管熱不熱，來杯啤酒吧，節慶意味正濃呢！

注釋

1. 臺中市中城再生文化協會，前身為「中區再生基地」，自2012年創立後，已在臺中中區深耕13年，主要目標包括發掘在地故事與文史資料，持續記錄及發表，累積舊城區文化的深度與廣度；促進老屋再生及空間媒合等，藉由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，為衰退的舊市區導入新的活水。
2. 臺中市役所，是位於臺灣臺中市西區的一棟前官署建築，原為日治時期臺中州轄下臺中市的行政官署。後在幾經不同機關使用後，2002年登錄為臺中市歷史建築；2023年1月新團隊進駐後重新開放。
3. 從邊緣到大師：尼爾蓋曼的超連結創作之路，尼爾蓋曼，木馬文化。
4. 怡園，臺中新庄仔吳鸞旂公館後方的怡園，原為吳鸞旂之子吳子瑜與眾詩人擊鉢吟詩之所，有荔枝樹百株。後日人實施「市區改正」闢出楠町五丁目，貫穿怡園，怡園乃遭拆毀，風華不再。該址後改建為「天外天劇場」。
5. 天外天劇場，是一座曾位於臺中市東區的電影院和劇場，該建築由臺中仕紳吳子瑜出資，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辰次郎負責設計建造，並於1936年3月竣工啟用，被視為20世紀臺中市文化發展的重要設施。2021年2月已遭拆除。
6. 太平吳鸞旂墓園（又稱吳家花園），位於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冬瓜山，是日治時期大正十一年（1922年）由吳鸞旂嗣子吳子瑜所建造的西式墳墓。吳家各代先祖及元配，吳懋建、吳鸞旂、吳東碧、其女吳燕生等均葬於此處。1992年5月22日公告為三級古蹟。
7. 記憶幽徑，派屈克·蒙迪安諾著，林德祐譯，允晨文化。

藝術



漫步裡的臺灣美術： 藝術偵探帶路，繪見名畫裡的時代風景

藝術蝦 著

遠流 / 11402 / 304 面 / 23 公分 / 68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4180863 / 909

臺灣的藝術家們在不同時代的風景中留下了他們的印記：大稻埕的繁華市街、淡水的紅色波浪、新竹的丘陵風光、鹽地的露天畫廊……這些，都成了畫布上的「景物密碼」。一名隱於市井的藝術偵探，作者以作家與畫家的雙重視角親身走訪，試圖解讀這些筆觸裡的祕密：前輩畫家們為什麼選擇在這裡作畫？在什麼樣的時代氛圍下完成了這些作品？循著他們的風景足跡，不僅挖掘了歷史記憶，更以當下眼光，重新審視臺灣的風土之美。

藝術



星夜裡的呢喃 ——梵谷書信的深沉探索

蔡秉叡 著

釀出版 / 11404 / 380 面 / 23 公分 / 66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4120890 / 940

蔡秉叡為臺灣少數精讀整理梵谷書信，並親身走訪梵谷生前各居留處考察的研究者。在《星夜裡的呢喃》，他藉由書信將讀者引入畫家的內心世界——不是我們透過畫作認識的梵谷，而是雖然精神上受困於疾病，卻仍然迷戀著自然，熱愛著創作，對文學、美學、政治、歷史有自己的見解，更真誠地面對世界的文森。統整與歸類梵谷的九百餘封書信，走訪梵谷生前各居留處考察，勾勒出梵谷的鮮活靈魂。